

军旅女作家

长 篇 小 说 丛 书

黄雪燕

著

白云绕家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白云绕家

黄雪蕻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云绕家/黄雪蕻著. - 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0.1

(军旅女作家长篇小说丛书)

ISBN 7-5033-1204-1

I. 白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3770 号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)

电话:62183683

[http://5033 people.space.net](http://5033.people.space.net)

E-mail: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9 插页:1

字数:175 千字 印数:1-6000

定价:13.80 元(膜)



黄雪蕻

黄雪蕻，女，1976年2月生
于安徽省砀山县。1994年12月
入伍。现为解放军第105医院政
治处干事。1991年开始发表作品。
在《清明》、《青春》、《解放军
文艺》、《昆仑》等报刊发表小
说、散文数十篇。

那天早晨，连队闹哄哄像在打群架。站部早就开了动员大会。站长指导员在台上振臂高呼，人民就是我们的亲爹娘，亲爹娘出事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在底下摩拳擦掌地高呼，怎么办？指哪打哪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

我和李娜的原籍安徽省连月暴雨，巢湖水位暴涨，四周的商业重镇义城、忠庙、高林均遭水淹，不晓得得罪了哪位青蛇白蛇。无数房屋、小楼、树木、麦秸垛均淹没在汪洋大水中，只露一点儿顶。身手敏捷的青少年爬上大树，与战战兢兢蹲在枝头的鸟蛇为伍。老年人缩在聚台坝顶，在狂风骤雨中缺衣少食、瑟瑟发抖。新闻联播连续几晚以重点播出，百姓们雨水纵横的苦瓜脸令人怜悯无比。省市领导打着黑伞，落汤鸡般缩头缩脑地慰问窝棚中的父老乡亲。不时有猪羊顺流漂下，死的肚皮鼓胀，活的皮毛精湿、呜呜哀嚎。

慌乱悲惨的场景中，从祖国各地赶来抢险救灾的解放军、武警格外显眼。他们迷彩服上溅满泥浆，脏猴子般在船艇上蹿上跃下，或奋不顾身扛沙袋，或温情脉脉背扶老弱病残孕。市委书记感激得热泪盈眶，一遍遍抹着眉毛上的水唧唧，还是党好，还是解放军好，并现场指挥灾民在哗哗大雨中唱了首《社会主义好》。

在这样的大气候下，我们军区也呆不住了，给灾区送去成

卡车成卡车的米面。群联处干事挨家挨户到三大部家属区游说募捐，听说卞副司令的母亲、一个面慈心善的大别山老太太捐了五百。指导员也举着个旧旅行包，像个跑江湖的不住抱拳，让我们有钱出钱、有力出力，尤其让女兵多捐些旧衣物。我们当兵的便装本来就少，此刻更是连根旧花线也找不到。我交三十元了事。李娜因为发胖有件旧睡衣不能穿了，她想捐，又不好意思，被指导员劈手夺去，“什么睡一睡二的，雨下得哗哗叫，有块芦席披也是好的，都像你资产阶级臭小姐那么穷讲究。”

连着一个星期，省军区直属队都在开动员大会，组织应急分队。独立营组织五十人的敢死队，写了血书，携枪支弹药，伙同当地武警支队去白湖农场看押那些疏散在高地的轻重刑犯人。预备役师、特务营、警卫连、武器弹药仓库均抽出部分精壮男兵，打起背包、带上食品净水，只等上级一声令下，紧急集合奔车站，与兄弟部队一起会师南京，乘军用专机去波涛汹涌、如开锅米粥般四溢不止的千里巢湖。

我们连组织了二十人。项青春他们乘第一辆解放卡车去市里站部。当时车厢已挤满四连和二连的诸多男兵，我们提腿抱腰把项青春他们塞上，车已人满为患。司机老吴骂我们不想活了，让滚下来几个。但李娜、项蕾蕾她们在上面，四连的“和尚头”热情挽留，老吴再骂也无济于事，只得颤巍巍开了车。

我和杜红在第二辆车。本来连长指导员不让我们去，说女的去干啥，还得抱着扶着。我们抗议，说凭什么，怎么参加奥运会惟恐漏掉一个女将，抢险救灾就不要娘子军了。因为

牵涉到性别歧视，连长软了，连连附和：对对，天门阵哪能离得了穆桂英的祥林木。再说政治部演出队也派了几个女兵去唱歌跳舞、鼓舞士气，所以我们很顺利便把头发掖进帽子里，扎紧迷彩裤脚，只等火中凤凰烈焰中起舞了。

第二辆是“黄河”，人少了些，大家闹哄哄把磁石单机、一捆捆被复线往车上搬，忙乱中许多人被木线拐打到了腿，疼得直咧嘴。锡块、汽油喷灯、焊箱、套管等封焊电缆工具比较娇嫩，连长不住高叫要轻拿轻放。电缆队几个新兵负责背“八一”小电台，上面天线颤颤巍巍，他们犹如一只只触须长长的小蜗牛。因为第一次，小家伙们很兴奋，不时拿起耳机话筒组，大喝一声：你的米西米西！那边就回答：你的，死拉死拉！

男兵们都爬上了车，热切地伸出手要拉我们上去。我一只脚都踩着车帮要往上翻了，却见山下十万火急冲上来一辆黄“面的”。李娜披头散发跳下车就往电缆队宿舍跑。她乒乒乓乓地拿了项青春的脸盆热水瓶，又扯了一条毛毯。我的心突然被一只手死攥住，跟着很多人拥进去问这问那。

“他被树枝打着了。”李娜比画着，牙刷牙膏从盆里滑下，撒了一地，“都看到前面那棵白杨树了，那么粗的一根树枝横过来，都刷刷地低头弯腰，只有他，仰着脸笑，一下被划了满脸血……”

我狠狠地想，天天头昂得跟长颈鹿似的，就该这个样。

“你不知道——”李娜蹲下捡牙刷，“那脸，那个血——”

“啊呀呀，真是……”好多人在惊叹，几个新兵脸都白了。

我说倒霉，谁叫他白毛浮绿水、曲颈向天歌。

“项蕾蕾了不起，那么大劲，跳下车抱着他就往医院跑。”

那么大的个子，居然被她抱得脚不沾地——”

我的眼前是一张血肉模糊的脸，皮肉翻卷的伤口下那张扬起一根眉毛笑的脸慢慢地凸现并清晰。

我说倒霉，说到第三次时嗓子哽住了。大“黄河”在院里按喇叭催，我们匆匆爬上。经过军区医院时，李娜拿盆抱毯敏捷跳下，直奔大门。“黄河”继续往前开，车上众人因为项青春的惨痛教训，见到树枝电线都心惊胆战地半蹲，几个怕死鬼还用手抱住了头。

站部篮球场站满了四个通信连的应急分队。开始副教还又是立正又是向右看齐替我们整了几支横队。大家也都精神抖擞、群情振奋，右手扯着背包肩带，左手提着装满压缩饼干、面包和涪陵榨菜的塑料袋，个个站得像树桩。项蕾蕾就在我右侧，我想问问她刚才的事，但我硬压着这冲动。那张血污的脸在我心中滚来滚去。

半小时后副教下口令让我们稍息。又过半小时，队伍怨声四起。副教再下口令，让我们坐下。开始大家还能两手放膝上，乐山大佛般正直挺拔，十分钟后皆成堆堆倒塌的积木，俱都弯腰松胯，或用手撑地、或脱帽扇风。一连一个老志愿兵索性枕着背包打起了呼噜。站长训斥他，说搁野战军非把你毙了。他不服气，嘟哝。他们连长来解围，说老张昨晚大夜哨。全操场的人曝晒在8月的毒太阳下，张张脸晒成了炸红的大螃蟹。

中午各连司务长带领炊事班扛来米面，借站部食堂做起了饭。我们指导员谦让，弄得大家下午二点才吃上饭，个个饥渴交加、汗流浹背，像深山老林打游击的革命前辈。菜还不

错，好多人吃了一份又磨叨司务长再给点残汤剩汁。可我一点儿也吃不下去，把大部分菜拨给电源室一个正发育长个的小新兵。他说周亮姐真好。

傍晚时分，司令部值班室打电话到通信站，说巢湖雨量减少，水位下降，部分解放军、武警官兵已撤退，我们军区的应急支队也已回返。通信站可解除紧急战备，回去正常工作训练，有什么情况另行通知。

大家晒了一天，疲惫得不行，此刻更垂头丧气。文艺演出队几个女兵本来要搭乘我们的车去南京，此刻擦着满脸油汗在旁边气急败坏地骂，什么破玩意，耍猴呀。她们如花似玉，又化妆又穿皮鞋，本来就招我们烦，此刻更揪住小尾巴不放了。黄小苏说你们才什么破玩意儿，就为了自己快活，能旅行能演出，巴不得人家一个城都淹了。殷梅也说，你们不说普度众生、做只和平鸽，起码也别祸国殃民、招灾引祸吗。

我看看那几个女兵吵，怎么，捅到你们麻筋儿了？

我看她们吵，也懒得插话。真是，从前一个新兵连，大家一起对付班长，一起偷买零食，怎么眨眼便势同水火了呢？

指导员看就我一个闲着，让我去医院换李娜，临时陪护一下项青春。

我真的要庆幸自己没有多嘴多舌了。

“黄河”还没有开过来，大家排着队疲惫地等候。不少人解下背包，或像阿拉伯人那样顶在头上，或像打工仔那样拖在地上。

指导员让我等车来了搭顺风。我不干，把背包交给殷梅带回，自己一溜烟儿跑出营院，来到西街口。

医院在东郊，打“的”十块钱，坐“公共”得换乘三次。我身上钱有限，又急，索性跑起来。大街上的人都看我，觉得这个穿迷彩服的家伙是不是疯了，我大步奔跑置之不理。四公里不止的大街小巷我一口气跑下来仍觉身轻如燕，见了李娜才觉得自己大汗淋漓，那么厚的迷彩服后背都已被热汗润湿。

李娜在医院门口冰柜点给我买了瓶矿泉水，吩咐几句，向33路车站走去。

四病区6号房，以前住过许多人，以后也将住很多人，和其他病房一样飘荡着刺鼻的来苏水味，墙上的乳胶漆也陈旧发黄。

那一刻却到处鲜花盛开，空气变成一大杯葡萄酒，他薄旧的病号服也变成了嵌满珠宝的炫目盔甲。

那屋里住着个地方上的男孩，他因家中失火而中度烧伤，上身敷满纱布。还住着后勤部审计处的一个上尉，他的右腿打着夹板与白绷带，孤零零地高高吊起。

跟他聊起来，才晓得他是几个月前很出名的李干事。春夏初交的一个夜晚，有个狗胆包天的外地民工窜进军区大院，想偷后勤部食堂门口的一辆桑塔纳，车是老干办的，几个干事正陪干休所的老红军吃火锅。恰好李散步经过，搏斗中被砸断了脚踝骨，现在腿里打着钢筋，也不知对以后走路有没有影响。本来《人民前线》要来采访，准备当典型树的。哪知自己割肉自己吃，警卫连叫起疼来，报纸一宣传，上面保卫部势必要来查这些看守大门侧门的大头兵。大头兵们一个个哭着喊

着找住在一招的记者，他们诉苦，这坏人脸上又没刺印，谁分得清？有的人大模大样往里闯，你一拦立马有首长家属冲出来跟你吵，骂你狗眼看人低、有眼不识金镶玉，瞧这日子过的。他们排长也气呼呼，说好事轮不到，坏事怎么一粪勺就浇到我们头上？前阵子政治部印刷厂女工丢了胸罩裤衩，厂长也来跟我们吵，好像我们就是一群变态狂。记者听了很同情，他从前也是看大门出身，而且据说还是总参大院的，因而深知警卫甘苦。他附和，就是就是，你总不能挨个摸人家大男人口袋里有没有女人内衣吧？

李干事把这些当笑话说给我们听。他是个革命浪漫主义者，毫不因为自己差点没成为徐洪刚而遗憾懊恼。相反，项青春沉郁得多。我始终没看到他的脸。他的整个脑袋都被雪白的纱布裹着，单露了眼睛鼻子，眼睛也疲惫地闭着。

李干事说这孩子伤得不轻。

我说倒霉。

项青春破天荒没和我吵。他不太想说话，右脸颊还在静静地流血。不一会儿纱布便渗出一层浅红，渐渐转为殷红。

李干事说三连在郊区山上，一定空气新鲜，像个世外小桃源吧。

我说可不，我们连部大门正对着山坳，墙头雕龙刻凤，正中刷着几个大字——雅趣营。听说那几个字还是南京书法家蔚天池写的呢。

李大感兴趣，真的？蔚天池老家安徽砀山县，和我们老家江苏丰县挨边边。听说洋鬼子买他的字，笔画多的一万，笔画少的八千。

我一吐舌头，真的，那我们营房大门岂不值三万。

项青春终于说了话，说马上退伍了，便把大门上的三个字抠下背回去卖钱。

“老财迷。”我点点他。

他对我缩缩鼻子。

烧伤的孩子一个劲缠着我们带他去吴山打栗子摘山里红。

我说等项叔叔病好了就带他去。

答应得好好的，跟他还勾了小手指，但从此却再没见到他。这是个令人伤感的预兆。

晚上我把他们三个人的饭都打来。李干事说有个姑娘真好，省得看那些护士的脸色。

医生再三嘱咐，不要给项青春吃硬食，说一嚼一咽那伤口又得挣裂出血。我认真负责，只给他喂了碗米粥。开始还行，后来他肚子咕咕叫得像藏了一只鸽子。我很心疼，偷偷跑到街上馍房买了两个白面馒头，用手绢包着带回来。

晚上我端来热水，拧上热毛巾给青春擦身子。胸膛、胳膊、手指、腿、脚丫，都被我擦得又湿又凉。翻身擦脊背时，他右脸撞到床架，“哎哟”了一声，痛得泪花都有了。我险些失手将他揽入怀中。那么大的手脚、那么高的一个人，在这场失血过多的灾难中飞快变成了婴孩与儿子。

熄灯后，就着依稀月光，我把馒头一小块一小块掰碎，喂到他嘴里。

孩子和李干事躺在黑暗里，发出微微的鼾声。

走廊里有护士大步走过去的皮鞋声，输液瓶轻轻撞击的

清脆声音，手术车“吱呀呀”推过来推过去的声音。

他的嘴唇一直在抖，泪水无声地流着，揩都揩不净。

然后我把邻床擦干净，和衣躺下。

他把胳膊伸过来，我把胳膊伸过去。睡梦中，我俩的手凌空握着。

那几天是最快乐的日子。我替他洗衣服，喂他米汤和鸡蛋汤，扶他上厕所，一次次捶打着门问他没事吧，怕他掉厕所里淹死。

每天进治疗室换药，他都疼得要死。揭纱布时尽管医生用酒精棉小心再小心地擦擦按按、仍要揭下些许血块干痂来。他紧紧地攥住我的手，我俩都吓得不敢睁眼。那个军医阿姨每次都被逗笑。

新兵连战友中有两个地方医学院毕业入伍的学员，其中一个叫杜文文，现分到六病区当内科医生。我去找她玩，她给我很多输液管，还借给我大摞的《女友》和《知音》。我没事就坐在她旁边剪剪编编，做了许多透明的小金鱼、玫瑰花和小灯笼，可挂在钥匙圈上，也可当壁饰，给了烧伤的孩子几个，又给了李干事几个。他们都很喜欢，连声道谢。李干事爱人天天给他送猪排汤，也舀两碗给我们喝。我们喝人家的汤还讽刺人家，吃什么补什么，李干事你可别长个猪腿出来。

我还给他念《女友》、《知音》中感人通俗的爱情故事。他听得不耐烦，我非读给他听，说要陶冶他的高尚情操。他表示怀疑，难道我一个现役军人就这样卑鄙下流、急需挽救？

杜文文还给我们送过一个大西瓜，瓜子黑亮、瓜瓤鲜甜。

吃完我让他们西瓜皮不要扔，贴在脸上凉爽舒服，且护理皮肤。李干事拒绝，我一个堂堂上尉贴这像什么话？但他腿断了，又跑不掉，被我和孩子按住强行贴上。

三连仿佛忘掉了我，我也希望他们永远忘下去，同时自私地希望青春脸上的纱布永远不要摘掉。

他先告诉我他小名叫憨子，又说只给我一人说，其他人要喊他只觉得耻辱，因为这是个粗鄙的标志，是他额上的烙印，就像以后那道疤，平日里他用头发遮住，只有对我才慢慢撩开，让我看与抚摸。他的信任让我感动不已，但他把什么藏起来的作法却令人讨厌。

可他那时什么都好，我不愿意说他。

他很快又苦笑了，说什么憨子呀，以后可要叫疤子了。

我们向医生打听过。医生说伤口较深，表皮、真皮、软组织、肌肉都撕破，愈合后大概对容貌有些影响。青春听了很丧气，我却一点儿也不觉得，疤怎么了？不碍吃不碍喝，又不是去拍电影。

他一个劲遗憾自己从此将白玉微瑕了。

我让他往锦上添花、画龙点睛方面想。

“以后怕是说不到媳妇了。”他仍嘀咕。

“你他妈的还想说媳妇！”我愤怒地骂。

他被骂得热泪盈眶。

第三天，杜红换下了我。

第一个星期天，项蕾蕾换下了杜红。

半个月后，他出院了，右脸斜包着一道白纱布，我正在机房当班，他一头冲进来。

我们静静地看着。

我们都笑了。

我说你还没死？

他说托大人的福，没死。他喜洋洋的大眼睛一直看到我的眼睛里。

2

军区幼儿园派来一辆大面包和一辆依维柯。它们雪白干净，轻快地从山脚驶上来，卷起了一阵阵吴山金红的灰尘。车上载满干净利索的孩子。他们穿着艳丽童装，显然来之前都被父母精心打扮过。其中两个男孩还把白毛衣掖到裤腰里，煞有介事地背着两根黑背带，活像装模作样的花花公子或讲究得要命的英国绅士。不过他们桃红柳绿地下车后，却被两个阿姨半强制地套上雪白熨帖的白围兜，其实不多会便要变成脏抹布，现在却使孩子们一个个变成了小企鹅。这些毛绒绒、明亮的小家伙其实只有三十来个，却给人应接不暇、遍地都是的感觉。他们果然像玩具柜的布鹅般摇摇摆摆，一捏便叽叽嘎嘎，笑个不停，讨好地问些幼稚可笑的问题，不时要阿姨逮着擤下鼻涕，或者拧开塑料米老鼠的头把水喂进嘴里。

因为这些孩子，停在院里的那辆面包车和依维柯都变成了童话里精致可爱的白皮鞋。

这是个难得的星期六，或者两个幼儿园阿姨没男朋友觉

得闲着也是闲着，或者园长总唠叨这些孩子们晒不到太阳而营养不良，所以今天两个姑娘带孩子们郊游来了。两个姑娘像那些孩子一样精心打扮过，明眸皓齿吸引了众多男兵从宿舍出来，三个五个扶着单杠扎堆儿议论。我们在楼上气得不行。李娜说，他妈的我们这些人国色天香，哪个比她俩差？怎么我们哪怕光脊梁也没人看。我一听笑了，上前解她的夏常服纽扣，那你试试，保准把你看得千疮百孔。李娜一面躲闪一面骂，一帮缺乏审美眼光的东西，只知道看擦香水的。我附和，就是，他们知道什么，知道屎香屁臭。

我们趴在栏杆上，看、议论。

果然，报务队几个新兵耐不住，犹犹豫豫凑上前搭话，给两位姑娘讲解吴山地理形势、风光人情，又怕领导看到说闲话，故而东瞟西瞟，像几个对暗号冒充地下党的特务。倒是那两个姑娘，大大方方谈笑风生，把我与李娜气得半死，嫌他们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脸。还有几个电缆队的臭老兵，在一旁傲慢地抽烟、聊天，但我敢打赌，他们是见到她们后才做出这个模样的。

“吴林卫装什么蒜！”李娜从屋里倒出杯水，喝一口，“他什么时候学的抽烟，简直就是吃芝麻糖嘛。”

“那也比几个新兵蛋子强，跟麦克老狼似的，眼珠后面有弹簧。”我把两手放在眼前比画，一伸老长，直逼李娜胸部。

屋里的人下了夜班在补觉，窗帘拉得很紧，满屋子都是热被窝和梦的气息。我和李娜在门口玩了会儿，闲着没事，进屋抽下白床单，又往盆里扔了几件脏衣服，拎着洗衣粉下楼到水池那儿洗。

小白鹅见来了两个兵阿姨，饶有兴趣地围上来，睁着黑葡萄样的眼睛，问这问那、蹭来蹭去。李娜张着两只又白又胖的湿手，把他们毛绒绒的头顶胡噜得又潮又乱，他们也不躲，只是咯咯傻笑。

我看着遍地鹅群若有所思，自己小时候也是呆在一个机关幼儿园，天天半强迫性地被套上护袖围兜，护袖口的松紧带太紧了，每天手腕一圈淡红的血印子。然后再不由分说将我车转身，狂风骤雨地套上围兜，系紧、一推、高叫“下一个”。下一个是县长的女儿赵飞燕。老阿姨立即笑起来，将白围兜温柔地一抖展开，像展开一面诱捕的网，“来，小美人，过来穿穿。”老阿姨有一张粗鲁、妩媚、性感的脸，雪白的假牙，因而有些残忍，像猎人。她哄孩子时就像咕咕唤一只野鸡或麻雀，粉红的小脚怯怯靠拢了、吃到食了，然后“啪”地拉绳，把惊慌失措的鸟扣到一只筐里。可惜我连这样带着悬念的哄也得不到，总是被乱七八糟穿戴好，一推，像流水作业的工人甩开一件产品，“下一个！”我当面叫她孙阿姨，背地里叫她老白菜帮子。后来上学了、胆大了，和同学们提起她，就叫她老骚货。

“别小看了他们，都是些参谋干事的独生子女。”李娜袖子滑下来，手上满是泡沫，只有用牙咬着往上撸，“瞧，那个，作训处王参谋的儿子。”她努嘴，指向一个头又大又扁的男孩。那男孩正是戴背带、打摩丝的花花公子中的一个，正举着树枝乱砍着玩。

“小孩，你过来。”李娜喊他，他若有所思地停下，确认李娜在叫他，欢蹦乱跳地跑过来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